

漢畫研究學者方清剛：傳播漢畫每件小事，都是人生功德



■南陽漢畫拓片《太平有象》(「方清剛藏石」，軒秋英拓) 方清剛提供

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組長信立祥說，漢畫像石收藏家和漢畫研究學者方清剛如魯迅那般，對漢畫像石「有着近乎癡迷的摯愛」。漢畫像石以及由之衍生的漢畫，一如人生的雙軌，從此他的生命車輪，沿着這一既定軌道，一往無前。而今，方清剛致力於漢畫的傳播，他以傳播漢畫作為一生的追求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艷華

方清剛的故鄉在河南南陽唐河。漢時，南陽的顯赫一如當今上海之於中國，「帝鄉」的冠冕熠熠生輝。當光陰走過千餘年，承載南陽鼎盛記憶的漢畫像石，紛紛重見天日。早先出土的一些漢畫像石，命運多舛，甚或被農人用於搭建豬圈。這一景象，往昔在方清剛的老家司空見慣。漢畫像石為漢代地下墓室、墓地祠堂、墓闕和廟闕等建築上雕刻畫像的建築構石，其所承載的漢畫藝術，乃中國古典美術的高峰，影響後世深遠。「我生活在一個遍地瑰寶卻無人識寶的地方。」方清剛說。回憶往昔自己以及鄉民對待漢畫像石的漠視與無知，他的內心覺得「這方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有『文化原罪』」。

日久生情 發現漢畫之美

多年之後，對漢畫像石熟視無睹的方清剛，因一機緣，重新審視這一「尋常之物」。而這一「審視」，方清剛彷彿推開了通向宇宙的一扇窗，窺見了璀璨奪目的星空——他發現了附着在漢畫石上的「漢畫」的博大與精深。漢畫的範疇頗廣，尋常所言的漢畫一般為狹義的漢畫，專指漢代的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的畫圖。在一些語境裡，漢畫其實專指漢畫拓片。從漢畫簡潔遒勁的線條裡，方清剛體悟了它的雄渾俊逸，這與漢朝的闊大氣象一脈相承。

流傳至今的漢畫，隱藏着漢代的氣息，承載着漢代的風物與民俗。方清剛甚至發現，「漢畫裡有密碼，有打開中國上古文化迷宮的鑰匙」。歷史學家翦伯贊曾言，漢畫是可見的漢代百科全書。與漢畫的「日久生情」，雖然不敵「一見鍾情」快意斬截，然而或許歷「久」方能彌深。他決心步入這一領域。這既是因為他的靈魂被漢畫所俘，亦是一種情結所在——他的故鄉唐河所在的南陽，是中國漢畫像石三大出土地之一。

首次涉水 既幸遇「石王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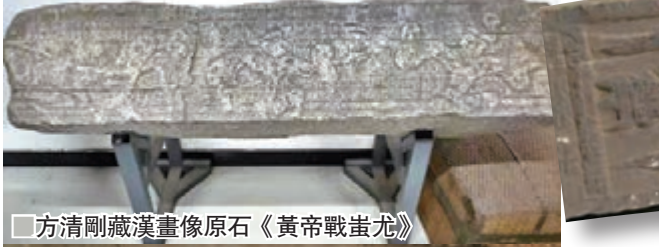
方清剛一度商海弄潮，經營的出版生意風生水起。他坦言，商業的積澱是他涉足漢畫石收藏的底氣。迥異於尋常藏家摸爬滾打的漸進之路，方清剛所收藏的第一塊漢畫像石，乃被傳為南陽「民間漢畫像石之王」的《太平有象》。《太平有象》為東漢中期的桁梁石，其上負載了四幅淺浮雕畫，呈現人間、神山崑崙和天仙世界的三種太平氣象。「未見其人，先聞其聲」，方清剛先遇見此石的其中一幅浮雕拓片《太平有象》，刻畫人與神獸和諧共處、百獸率舞之象。他研究過《山海經》，立馬領會這表現的是《山海經·裁民之國》的情景，興奮不已。可是此石已被外省藏家覬覦，行將背井離鄉。南陽本土有識之士發起「保石運動」，然而當地房地產商虛與委蛇，「合資保石」無疾而終。方清剛不忍「石王」蒙羞，終以一己之力將其納入彀中。這方重達三噸、體量龐大的巨石置放在方清剛寓所的一樓陽台，因空間狹窄，無以一觀全貌。他偶然「手探」到石之側面似有紋理，後以「盲拓」拓出兩幅精彩漢畫《二仙逐鹿》和《九尾狐》。這兩幅漢畫與《太平有象》一道被收入《中國南陽漢畫一百二十品》。因外界謠傳「石王」



■方清剛藏兒童畫風格的南陽漢畫像原石《布老虎-小鳥-饕餮》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呼風喚雨》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黃帝戰蚩尤》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射虎逐鹿》與《長青樹-左青龍右白虎》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白虎-鳴鶴-饕餮》

被高價出售，方清剛將其從鄭州運回南陽老家，令謠言不攻自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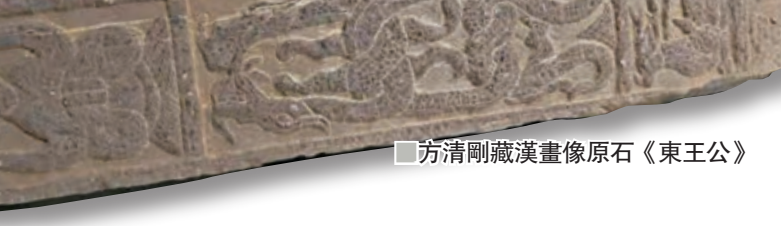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「衣錦還鄉」，石之背面的漢畫《漢光武還鄉宴樂圖》浮出水面。其上呈現了六七種古樂器，人物造型栩栩如生，被漢畫研究專家牛天偉、鄭先興等認定為國內已知漢畫中樂器最多、演奏場面最大、最典雅的一幅漢畫。



■漢畫像石收藏家和漢畫研究學者方清剛在演示製作漢畫像磚傳拓。方清剛提供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廣寒宮》



■方清剛藏漢畫像原石《東王公》

藏漢畫像石兩百餘方

漢畫像石收藏生涯中，方清剛第一次「涉水」即遭逢「石王」，得四幅珍品乃至極品漢畫，委實幸莫大焉。

「我收藏的每一方漢畫像石來歷都不同，背後都有或長或短的故事，但每一次收藏都令我欣悅不已。」他說。方清剛收藏了兩百多方漢畫像石，精品達六十方，珍品至少四十方。譬如，在他的收藏中，除了極品《太平有象》之外，《天命玄鳥》、《大眼睛執金吾門吏》等皆為精品，蓋因南陽出產陰線刻漢畫像石極少，南陽漢畫館僅有一方。一塊「花鳥畫」的漢畫石，可謂是中國最早的「花鳥畫」，意義非同尋常。

如今，這些藏石大多在唐河老家，由他的家兄方清亮照管。對於一名南陽人而言，大概在他的情感裡，冀望這些出自南陽的漢畫石，能留守故土。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專家組組長、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信立祥先生曾對方清剛說，現在的酸雨，一年對文物的腐蝕超過過去兩千年。這使方清剛憂心忡忡，他希望更多的人投身漢畫石的收藏與保護，使漢畫像石免受酸雨之害。收藏體驗非人人得之，雖一度從事商業，但在方清剛的內心，以文人自居，他甚至抵牾商業，認為過度的

商業會撕裂人性與傳統。

訪石之餘鑽研經典

與方清剛交往過的人，可體覺到他的文人情懷，以及赤子般的純粹。實際上，方清剛似乎羞以收藏家的身份示人，尤其最初之時。這種糾結，或許出於文人的清高。這種孤芳自賞在一次遭逢之後，略有改觀。一次，方清剛在濟寧偶遇《盤古開天地》漢畫石。興奮之餘，在微信朋友圈「晒圖」。一位藝術學博士罔顧「物」之鑿鑿，與之爭論，執意迷信「盤古神話出自三國」，而非始自漢朝。其時，這一內容的漢畫石全國已發現十來塊。方清剛忽然意識到收藏家和某些學者之間的研究差異，有時如同雲泥。自此之後，他慶幸自己為收藏家。方清剛說，學者所讀之書，人皆可讀之，但收藏家之體驗，卻非人人可感知，而他「可以日日與古為徒，半夜醒來，既可以摩挲拓片，還可以秉燭撫石，與古人、古石意通神會」。

視傳播漢畫為功德，以文人自居的方清剛，腹笥豐贍。他的研究觸角探及晦澀堂奧的《山海經》和《易經》等傳統經典，對《紅樓夢》等古典文學亦有非凡見解。蓋因傳統文化積澱深厚，方清剛涉足漢畫，無疑是博觀約取、厚積薄發。爬梳典籍和訪石之餘，他問道於中國漢畫界的大家，譬如信立祥先生等。他還學習了傳拓，因為漢畫石上的淺浮雕或線刻不如高浮雕直觀的感染力，須憑借拓片方可最佳呈現。

在方清剛看來，收藏漢畫像石，與研究及傳播漢畫是並生的一禾兩穗，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。隨着研究的持續深入，方清剛在業內聲名鵲起。魯迅生前收藏了七百多幅漢畫拓片，北京魯迅博物館邀其解讀一百幅精品。這既是對方清剛駕馭文字的欣賞，更是對其在漢畫研究的肯定。信立祥先生在方清剛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序言說：「我的朋友、河南著名漢畫像石收藏家和研究者清剛」，和他一樣「是魯迅的忠實粉絲和熱烈崇拜者」，「清剛與魯迅一樣，出於自身的文化素養和歷史情結，都對漢代石刻特別是漢畫像石有着近乎癡迷的摯愛」。方清剛的家兄方清亮應邀訪問德國，傳授漢畫與傳拓，現場婦孺老幼樂此不疲。方清剛聞之，詫異之餘，既為漢畫自豪，慚愧感與使命感也油然而生，他覺得更應使中國青少年接觸和了解漢畫。這之後，他從過去單一的漢畫展覽與著書解讀漢畫，擴充了宣講以及傳拓體驗的方式。這種互動使得傳播更深入人心。至今，千餘名少年兒童和教育工作者受益。

「漢畫是中國人的漢畫，是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。它已經被忽視將近兩千年，應該盡快成為人類的精神滋養。為漢畫的傳播每做一件小事，我都視之為功德。」方清剛說。

遭遇困境 不言放棄

涉足漢畫石收藏之前，方清剛商海弄潮，日子如火如荼。當他的重心轉向漢畫，生意逐漸荒棄。

方清剛坦言，他的內心其實對商業有所抵觸，「如同從前沒有把自己看作收藏家一樣，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商人」。每每遇見漢畫石珍品，方清剛欲納入彀中，因為一旦遲疑，或從此與之相忘於江湖。而持續不斷地收購，逐漸入不敷出，捉襟見肘，窘迫時「一飯葵羹」。至今，他未能为漢畫石在省會鄭州安置一個歸宿，因為他難以承受場地租金。從優渥的生活，跌入困頓，方清剛並未後悔。當然，他也在探尋紓困之策，以使傳播漢畫之業可以持續。方清剛說，他的愛人和諸多親戚，以及一些漢畫愛好者在無私支持他的漢畫事業，這使他很感動，也堅定了他傳播漢畫這一人生信念。

萬象靈犀

甘肅省博物館獲贈原版刷印《清敕修大藏經》

早前，延藏法師等7位社會人士向甘肅省博物館捐贈95箱原版刷印的《清敕修大藏經》，作為我國現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經木質經版，《清敕修大藏經》始製於清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，共分正藏和續藏兩類。內容不僅包括佛教經典，還收錄了元、明、清歷代高僧大德的章疏、論著、語錄、史傳和目錄等，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天文、地

理、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，具有很高的歷史、科學和藝術價值。

據悉，2009年，《清敕修大藏經》文物修復保護項目在北京啟動，延藏法師是該項目委員會的首席專家和總顧問。他介紹，該項目的實施，第一次補齊並修復了全部遺失或損壞的經版，並首次建立了《清敕修大藏經》數字化科學檔案。

今次原版刷印的《清敕修大藏經》補齊、更正了歷次版本的缺失、勘誤，原大、原色、原樣呈現，僅刷印80部，其中一些文獻資料是海內孤本。甘肅省博物館館長賈建威表示，入藏的原版刷印的《清敕修大藏經》極大地豐富了甘肅省博物館館藏，該套印本目前保存於博物館的圖書資料中心。

文：張夢薇



■原版刷印《清敕修大藏經》



■捐贈儀式